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四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鬣下
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七千餘人龍乃上去餘小
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鬣龍鬣後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
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鬣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
為號太史公記誄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
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如謚臣子
所誄列也誄生時所行焉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誄之
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上者安民之謚
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
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實未有謚乎名之為黃帝何世之人



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謚有
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
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
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冠窆
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
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
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
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若思憂念王事然
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
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
稱堯若脂舜若脂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
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

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
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
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
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
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
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
計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
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
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
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孫得道
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樂有餘

王充論衡卷之四
大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况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為鶉雀入水為蜃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為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為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

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為物熟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澆漑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腥猶少壯樵熟猶衰老也夫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為仙體輕氣彊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始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

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
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為王恨父徒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
人欲為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
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
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
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實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
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殺之上見
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有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
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趨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
而食合梨一本作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為倍俗去羣離
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

四極唯北陰之未闢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
者愕然而笑曰嘻乎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而
載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北夫不名之地猶嶮
岵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杳冥之
黨而東貫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
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
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
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
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然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
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
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
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

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地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
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型之肉與庸
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
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
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
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
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
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况盧敖一
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
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妻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
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卧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
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

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餓不知去
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卧復下至此何東號之曰斥
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
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改者
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爲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爲復
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
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
時聞曼都好道默妻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
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
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
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

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
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
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
齊王固已怨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覆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
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
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
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
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滯入火
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
三夜顏色不變為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謂生息
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
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

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
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今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今文摯言
言則以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
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
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
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
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况人尚不得生况在沸
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
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
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
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
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令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

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為道人也則為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世世好傳虛故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為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祀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饒給之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飯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為少君數百歲

人也父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岩石之間尸為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為貴仙去矣世孝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眾其死矣夫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俱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特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况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

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四十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官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三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况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

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况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壯又恬淡不好仕宦善筮占卜射復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夫恬淡心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與人相類者矣示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友夫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

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
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
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
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
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矣本氣於天何能
得久壽使子喬性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上
未可謂壽况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受世非信之實
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
飽精神明盛知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
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
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
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
雖不穀飽亦曰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
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氣滿腹脹不能嚙飽如謂百藥
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膏吞數十丸藥力盛胃中潰毒不能飽
人食氣者必謂吹呶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
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脈在形外之中不動
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
形猶草木之株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
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繁草木之生動搖者傷
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
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

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
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
驗若未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
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
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
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
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
生無死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
不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
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冰也水凝而為冰氣
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
不釋乎諸學山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

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骸故稱堯若腊
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
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
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
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
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小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羸舜承
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
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
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羸
若腊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

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為長夜之飲糟立酒池沉湎於酒
不啻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
尺經曰惟湛樂是從何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為長夜之飲
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靡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
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
無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
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
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
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為武王所禽時亦
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
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鳥之祐高祖有
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

義兵之佐武王之相均羊而已高祖之相龍顏降準項紫美鬚
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報見上有雲
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
並來會漢助疆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
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代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
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
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
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
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
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者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
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

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則是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賴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賤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鳩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胃腹大小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者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之言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牀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賤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教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觚而退過於三觚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

醉醜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又
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
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盃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為立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
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
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宮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
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
能甚樂令池在深宮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
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
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啜肴不
復用杯亦宜執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為醉樂淫戲

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裸相
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許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裸
相逐於肉間何為不育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保相逐
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夫言
用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杯即言騎行炙非
也或時紂沉酒覆酒滂沱於地即言以酒為池釀酒糟積聚則
言糟為立懸肉似林則言肉為林林中幽真人時走戲其中則
言保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
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
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立酒池懸肉
為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語曰紂非時與三千人告飲於酒池夫夏官百設官二日周

三百紂之所與相相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者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一本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米椽不斲夫言茅茨米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粥成五服五服五米服也服五米之服又茅茨米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米畫日月星辰茅茨米椽非其實也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書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

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紀矣言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皆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王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及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請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陳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町町者荆軻之間言荆

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惠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官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惠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為誰盡捕諸生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官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間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為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竟之躰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間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二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廢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溼則事不足襄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字為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之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躰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

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褻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揚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揚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揚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將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中揚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揚葉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三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一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為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書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割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刎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刀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著之於頸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為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

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害也或以為虎或以為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為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為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設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疋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為三况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卒徒若物精誠至矣素率一

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此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劔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斫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矛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鳥飛之二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鳥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鳥以象鳥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

其上—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爲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
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
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
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
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弁費與頓
年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特下十數國也七十
之說文書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
公明賈曰信乎天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
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
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

增之也

善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羗戎要擊於滎塞之
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
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
增其實也

晉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
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
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
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
失也

傳記言高子無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
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

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則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
弟蓋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
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
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
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
陰三年不言尊為天子不言而其又言不言猶疑於增况高子
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為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
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
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
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
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

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骨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
禽息率推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
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
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三操七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
劍擊之軻以七首猶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七首之利荆
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疆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
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七首堅剛入
之不過數寸始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七首洞過平
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乎力投輕
小之七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効於
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

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撻銅柱能過有字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恃七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于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

來實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

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

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

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

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

弛一張文王以為常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

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

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于上下以承天休夫金

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為美鑄以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

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

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

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

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實奇之物使為蘭或作牙身或言有益者

九鼎之語也一有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善增

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饜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

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恠空為神也且夫謂周

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為鼎也其

為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為遠方貢之為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

如以為禹鑄之為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
神如以金之物為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
神以為百物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鑄也雷鑄刻畫雲
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
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
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
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
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鼓城齊戒禱祠欲
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
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奔秦
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大丘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

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
為神也春秋之時五石墮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
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為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
猶大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墮大丘社去皆自
有為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
一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
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
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
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眾見鼎盜取姦人鑄燂以為他器始皇
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
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
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

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詞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乎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同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寸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流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

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為不妄亂誤以少為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路率較著令恍惚之人觀覽米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

外不粒食之民若穿曾僖耳焦僂跋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

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襄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天地

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于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郅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于與

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間聲仰而視之日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况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為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

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畜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之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立陵之上未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節其家窺其戶閤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無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

宜言閔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村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

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去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郟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

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家
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
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真其語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淄
之中車轂擊人有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
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增語激齊
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為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
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上
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
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行案武王伐紂於牧之
野河北地高壤糜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
殷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糧無杵曰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
流杵欲言誅紂雖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五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
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况倉卒
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
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
者不知者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
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
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
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謂世學者皆頗閔之徒也使無孔子
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
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

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
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
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
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
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能實不道是非也
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才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
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
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
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
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
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
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
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
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
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
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
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
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
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
子告之勑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畧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夫
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
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周形武伯而略懿

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
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
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
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
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
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夫貧
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
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
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
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

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
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
何毒苦貧賤起為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為不以其道七
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鮮而文不分是
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鮮是孔子相示未形
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
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
在縲紲何則諸人孔子問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
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
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

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怕人見狂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為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知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

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為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如何哉使顏淵才在已上已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宰我畫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畫寢問曰畫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乘之已甚亂也孔

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寬而怨邪將服而自外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臣大以臣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

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急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已無為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助行有言語周言令行缺有一際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魯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為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

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有信者
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
玉其仁何毀謂之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
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
親配足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
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
命皆全當察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
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
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
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
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改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
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
以對曰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
也操行猶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南子子路
不悅子曰予所鄙予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
孔子子路不悅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
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
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
未嘗有為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
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墳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
壓墳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嘗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

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卧厭不悟者謂此為天所厭邪案諸
卧厭不悟者未皆為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實之實之非
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
此者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類淵蚤死孔子謂
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
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子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為子
路言夫子雖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
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未
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母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
子故引丹未以勅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
予弟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十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
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為子路行行所疑不

誠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
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擊擊也安能動天
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不動天反動乎
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
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生振感曰禍變且
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
刃加已狂人未必念害已身也然而已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
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已者之所為也且凶
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
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
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
與之誓曰使日冉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尉門木象生肉

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為白頭馬生
角厨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
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
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扣秦王之意以解其難
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令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
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
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
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
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
乎心願而已然湯閑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
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闕鑰毀敗湯文涉出兩粟
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今天雨粟馬生角

大抵皆虛言也大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
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
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
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
凄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君之心不能感孟嘗君者衣不
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
安能為悲哭感動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
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龍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
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
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
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

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復仰天而嘆實也言天爲之
兩霜蓋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
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
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嘆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
人獨能兩霜被逐之寃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
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声辞声辞出口與仰天歎無
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
奇寃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燠一炬大燬一又水終日不能
熱也倚一尺水之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
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水而皇天巨大不徒鑊
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難天爲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
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

不死孔子雖王緝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
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
短能使之長乎大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
予者以顏淵賢也察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
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
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
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
時不使之王亦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
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
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
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

貢曰於門人之喪未自所脫駢脫駢於舊館母乃已重乎孔子
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
子行之孔子脫駢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
起而息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
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為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
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為之槨孔子不予為
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駢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
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
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為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
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
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况其禮他姓之
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

前為士後為大夫哉如前為士士乘二馬如為大夫大夫乘三
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為槨乘其一乎為士
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
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
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
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為鯉槨何以解於貧官好仕恐無車
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
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
餘爭生於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飢餓易子而

食枿骸而炊口飢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飢餓棄信以子為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廢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矣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為國意何定哉
蕩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對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為問所治為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為其事治其政令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非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

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或不知使者所以為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為賢者諱蕩伯玉賢故諱其使者未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亦貶纖芥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芥安所施哉使孔子為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胥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

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常行之也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欲解子路
難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胎未為不善
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
之行者可以入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那何以獨不入之也孔子
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
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胎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
盜泉是則欲對佛胎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狂道食
簞畔之祿可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
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任而食祿我
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

孔子豈孔子不仕當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
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
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
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瓜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徒求
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
為欲也禮義之言為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
之言辨情而無依違之意不佞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
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矣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
之也子曰天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
欲行道也公山弗擾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胎孔子之
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

陽貨欲見之不見乎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盼召之欲往
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李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
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
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盼未甚惡之狀也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
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
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也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
金之馬無千金之鹿也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
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
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
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須

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
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
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
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為之乎
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
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
棄禮義亡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
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
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
禮也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為無補而去
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
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

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路而行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繁行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屣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為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六風者貪夫無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間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上危亡秦疆國也兵無不勝兵加

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疆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士非其主太公封於齊少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為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疆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為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秦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疆兵此法度

也案秦之疆肯為此乎六國之士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
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疆弱不敵衆寡
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交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
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脩禮盡
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
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間非徒童子
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疆則奮威秦以兵疆威無不勝
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十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
國之法度力少之疆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
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敖而取策于敖敖以敬迎四皓而
享禮之高皇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為呂后議進不
過疆諫退不過助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

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間鄰當秦之兵
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
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
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
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
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疆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
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
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
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
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任於齊猶段干木不
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一不苟仕雖不誅此

人此人行不可隨也任刑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豈木
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三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
不清其身使無三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於民
不皆操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德餓魏文侯武段干木之
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
何則清蕪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為之不能
使勸人所能為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
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
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
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
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
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蕪寡欲好仕之民

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蕪則約省無極
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
希清白蕪潔之人貪故能正功僑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
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
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
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
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
焉者不進拔劍到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到而
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子言登
車馬無寵駕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
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
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

之到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之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弃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周赧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赧王存

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赧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在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涓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

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若問龐涓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責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為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為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

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善惡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日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問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興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攏子

不孝也非子產待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頻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房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法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郭之以掌也御者無御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攏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

之韓子非之以為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
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
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為操上像類賢行以取升進
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者身為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桐是子
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夫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
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
設明法於邦有益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
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
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為姦而不言明
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
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
溝渠也知者必弱身不塞溝渠而繕舡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闕

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
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
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已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
已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周教已也
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盆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
猶水也法度盆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
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惡
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
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淑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
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

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利之利乃可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遠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夫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燕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

也當在宋也予將因遠行行者必齎辭曰歸齎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其戒歸之備乎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受堯天下既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之謙讓也安可以為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熱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熱子之

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
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
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為天吏則
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
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為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
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憚於是宜曰燕之可伐須為
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
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
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

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
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指辭所欲之
矣。知其所致之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云民幸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
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
前不去而復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
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為王終始
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
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
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
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
倉之徒毀如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

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
豈為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莫在
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
去未可以定天命也真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特在三日
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
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特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
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
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
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特也此一特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
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特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
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孟

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
子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
堯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
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
三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
考驗信浮濞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
佛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為天出聖期
治天下也其意以為天欲平治天下當以
三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
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
乎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
曰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

大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
可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
心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為再言之如異
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
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
已何為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
之時也聖人不與五百言時聖王相得夫
三言子居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
必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為王者有王
者為王臣矣為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皓然
主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
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

入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

心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子曰子何

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誥

助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

瓦畫墁非所以誥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

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誥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

則遊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遊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

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器南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

無知之人與癡狂北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
於塗何以異哉擊壞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
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
戲者尚有相牽錢財錢財數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
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
也末為畫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
陳仲子豈不誠庶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
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
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
子焉雖然仲子惡能蕪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
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

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
也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
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
類慶曰惡用是鴟鴞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鴟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鴟鴞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
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能為
元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
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鴟如吐之者豈為在母不食乎
先謹鴟曰惡用鴟鴞者為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
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
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夫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

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為鵲怪而吐之故仲子之
也恥食不合比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
仲子惡能蕪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
飲黃泉是謂蚓為至蕪也仲子如蚓乃為蕪繁耳今所居之
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蕪繁
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君盜跖之所築室汗蕪繁之行矣
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覆纒易之正使盜之所
今尤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習見論故
及其宅織纒以纏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
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為誰粟不知樹者為誰何得
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為大備矣仲子所居

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
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室中之槁壤飲盜室中之
糞能為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
中食江海之士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
血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
自之兄之宅為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故不處
不食蕪繁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齋食而行糞
糞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為飯者尤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
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
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
子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自其非受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手巖墻之下

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
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為得非正是
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夫子夏矣明伯牛為坊四者
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蘧天下極戮非
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
命或當堅弱女燒雖慎操脩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
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
不堅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
之命當堅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命
命也雖載入官猶為中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官
同一實也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五

